

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二十四年正月召簡公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爲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路史曰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公及悼公過驪道元云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有故甘城俗曰鑿城在甘水東十里

卮言曰甘自昭公之後有成公簡公襄悼公過平公輔桓公史失其名凡見六世而昭逐襄王簡爭閭田平桓助子朝爲亂可謂世濟其惡矣

劉

劉康公匡王季子也始封于劉

春秋宣公十年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左傳劉康公來報聘

公羊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杜氏曰字季子即康公其後食采於劉

羅氏曰劉康公邑杜氏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或云魯地非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當作劉世劉世作劉繆故說文惟有劉然古亦無之

卮言曰春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其爲匡王子明甚而路史不著其系謂劉乃鄭之訛鄭係王季之穆當是失考豈其續封

左傳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不可不聽遂伐茅戎敗于除吾氏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劉子曰成子其不反乎五月晉侯以諸侯

之師與秦戰于麻隧秦師大敗成肅公卒
左傳襄公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春秋襄公十五年春二月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何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
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
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非禮也故書劉夏而不書靖
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左傳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吾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
左傳昭公十二年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成景之族賂劉獻公
殺其悼公

春秋昭公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諸侯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
不盟將奈之何對曰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天子之老請
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命叔向告于齊曰諸侯來
盟已在此矣八月同盟于平丘

汪氏曰晉主夏盟不兢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
能修德感人而欲示威服人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
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悼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

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也

劉氏曰劉獻公定公子也爲王卿士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
去之四月王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戊辰劉子摯卒
無子單子立劉蚩六月葬景王王子朝作亂帥甲以逐劉子劉
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劉子如劉王子朝奔京劉子
入于王城七月單子以王次于皇劉子如劉十月晉帥諸師納
王于王城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猛卒敬王即
位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

月生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
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遂以王如劉子朝入于王城七
月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八月地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劉子以
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次于滑晉師納王十一月晉師王
鞏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尹氏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
單子盟王入于成周

昭公二十九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諸侯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

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兢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廬陵李氏曰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卮言曰楚納王子朝而劉文公合諸侯以伐之經文自明是時楚勢方強故不能明正其罪而潛師以襲之諸侯方貳是以無功故經止書侵安得美辭乎陳氏之說得之

秋七月劉卷卒

穀梁傳曰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也何以卒也夫王崩爲諸侯主也

趙氏曰幾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後正也塋稱公主人之事也

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

汪氏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子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耳

廬陵李氏曰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

葬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際之禮今會其葬非

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會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單子劉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莊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卮言曰春秋之筆其人與事不論美惡惟有關係者書之如尹氏王子虎劉卷蓋皆秉國政而行大事者故直書其人而褒貶寓焉劉卷之書以大功也生稱劉子從本爵也卒稱劉卷者以為書子則嘗為王之三公書公則又非其本爵故係名於國邑葬稱公者從其僭稱如祀成公滕文公之類也然與諸侯並稱謚號則劉子之為諸侯而劉之為國審矣

左傳定公六年王子朝之徒作亂天王處于姑蘄七年四月單武

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逆王入于王城

詳前單氏條

國語哀公三年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列國諸系 卷十八
氏趙鞅以爲討六月周人殺萇弘及定王時劉氏亡
卮言曰劉自康公之後襄王時有定公夏景王時有獻公摯敬王
時有文公卷又有桓公凡見五世而皆明哲忠誠有功王室可謂
世有哲人矣

陽樊

路史曰景王之孫封陽樊今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里皮子城是
後遷無終故陽氏譜曰春秋之末爰宅無終今薊之玉田故無終
縣

鄆

路史曰敬王之子封鄆爲鄆氏鄆周地劉子盟處元和志云濮州
治故鄆城中栢所封曹植爲鄆侯者

三

路史曰敬王之子猛居湟今鞏西南有皇亭

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皇亭黃陌黃水訾城今隸鞏

馬氏論曰右周召劉畢祭凡蘇毛皆王畿內之國世爲王卿士先
王之時諸侯之有功德者則入輔王室如成王時召太保芮伯彤
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召畢毛皆兼三公齊侯呂伋爲姪虎賁
氏後來如衛鄭二武公亦入爲王卿士皆外諸侯也東遷而後王
室微弱號令不能行於畿外春秋之初鄭與虢尚迭爲卿士然爭
政怨怒至於交質交惡稱兵構逆王夷師燔而名義蕩然矣其後
虢爲晉所滅鄭亦不復聽王室之令齊晉迭伯而列國之所爲奔
走後先者知有盟主而已王室之政付之畿內食采邑之小國然

溫已叛去其地入於狄與晉凡祭僅再見於隱桓之間而以後不復聞惟周召劉單世執王室之政柄云

祭凡蘇毛詳前卷右國篇召見於後

召

詩召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王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在武王時而甘棠詩稱召伯者亦後人追稱之詞

書旅獒曰惟克商西旅底貞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

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譙周曰周之支庶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薊州燕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

釋文曰召康公邑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

詩譜曰召地名召公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卽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

路史曰召邵也周封邵公于此王安石云元子旣國燕次子守者猶食邵也今扶風東南有召亭雖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廟在王屋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寰宇實爲奘又記垣之古棠爲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晉邑謂耶邵齊師所伐皇興元置邵郡大統爲邵州義寧元年爲邵陽郡然易縣故涑水縣在州伯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于此蓋歸老之地

卮言曰詩鄭孔傳皆謂周召在文王時已受采矣其後召公封燕元子世之次子亦世守采地春秋稱召伯則伯爵平王以西都賜秦則周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今陝西岐山縣有召公亭始采是也山西垣曲縣有召亭後采是也通典云河南王屋縣古召公之邑傳氏云武王分陝之後徙于王屋皆非

竹書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史記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三年國人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伐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

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

卮言曰史言召穆公忠矣然所謂共和者非二相也詳前周公條

竹書厲王二十六年召穆公立宣王召穆公輔政詳前周公

詩大雅江漢三章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集註召虎召穆公名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言昔文武受命維召

公爲禎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汝召公之事

耳

四章曰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告于文山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孔氏曰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

故徃岐周命之

集註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之祭器以祀其先祖又告

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

示不敢專也

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

子頽也僖公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春秋文公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左傳王使召昭公來會葬

左傳宣公六年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春秋宣公十五年夏六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卒立召襄

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召桓公來錫公命

卮言曰左氏宣公六年召桓公逆王后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以爲召戴公也成公八年又云召桓公賜命豈定簡之世有二召公乎必有一誤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單子亡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以王如平時次于皇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四月王子朝入于尹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子朝入于王城二十四年正月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子朝入于鄆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

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遂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氏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

書者以有尹固也因尊自得書耳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三月京師殺召伯盈
卮言曰召自召康公之後宣王時有召穆公虎惠襄王時有召武
公廖定王時有召昭公召戴公簡王時有召桓公敬王時有召莊
公與及簡公盈世凡七見春秋三書召伯而戴之爭政莊之從逆
盈之反覆皆春秋所惡也其愧召公多矣

尹

國語曰文王謀於原蔡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胡氏應麟曰逸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凡讓
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九
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盧之財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

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
末年謂成王時尚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詩大雅六月四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集註尹吉甫周之卿士王命帥師伐獫狁有功而歸詩人美之
詩大雅常武二章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集註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

孔氏曰吉甫之先嘗爲尹官因氏焉

又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

卮言曰尹吉甫蓋宣王時人也註一以爲卿士一以爲內史然
宣王初即位而命之師師詩云萬邦爲憲則是爲卿士矣豈後

復爲內史或亦兼官也其命程伯休父如以冢宰命司馬乎尹氏云者當是王命之以官爲氏故世稱尹氏耳春秋書曰尹子則爲爵蓋世官而采地圻內即以爲國號古如此類者多矣尹氏不詳其系然非王室懿親必不至是今從路史所紀述于此詩小雅節南山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集註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師尹太師尹氏也太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

春秋隱公二年辛酉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何註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後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

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薛氏曰先王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前王賜之不名所以尊其德也世卿之不名也隳先王之禮而非尊賢之道也王臣不卒尹氏之卒因其交魯之赴而志周之過且紀王官之世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爲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禮故書以示譏

汪氏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按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爲三公矣此書尹氏則來計于魯也五年傳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乃尹文公圉而傳稱尹辛尹圉皆其族也詩刺尹氏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傳紀尹言多等殺天王之弟佖夫春秋譏尹氏輔子朝篡逆則尹氏始終秉權爲亂

又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稱子其餘氏之而不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筆之於經使後人考之見其累

世稱氏擅權爲害則爲鑿可知矣

張氏曰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抵而不可拔故春秋因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世卿不擇賢之故

黃氏澤曰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

世卿則書一尹世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又曰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其既是周之卿却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故婦人以氏爲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必不然當依左傳作君氏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

云爾

卮言曰左傳君氏之義亦精故黃氏從之以闢世卿之說然謂唐虞以來世卿則未考也無論唐虞即周之初世祿雖多而世官有數平王以後乃有世卿詩刺尹氏蓋幽王時也而敬王時經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世為卿可知矣生可以稱尹氏則卒亦可以書尹氏其不名者或失其名或尹氏不以其名赴且尹氏既世秉周政其盟會聘問必有與魯相通者安得謂之無交當時夫子雖無譏世卿之意然觀之前後所書則尹氏世卿之惡自見矣既以世卿為非自宜削其官爵畧其名而書氏左傳所書皆曰尹氏蓋亦春秋之筆也黃氏之說淺矣

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公十

四年頃王使尹氏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春秋成公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左傳尹公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

王氏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

陳氏曰會伐未有稱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邾人伐鄭左傳尹武公

左傳襄公三十年王子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與劉單甘鞏殺佞夫

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劉子單以王猛入于王城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四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從改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七月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

胡傳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書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氏稱之也詩

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尹氏歟爲此說者誤矣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皆斷自聖心者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之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七月劉子以王出次于滑晉師納王十月王起師于

滑十一月晉師克鞏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尹氏固毛伯得奔楚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權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殺尹氏固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南宮

尚書君奭篇曰惟文王修和有夏有惟有若南宮括

路史曰武王時有南宮仲春秋時周大夫南宮極南宮囂其商也即冀之南宮縣呂后封張偃爲侯國

成都楊氏曰周有八士焉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卮言曰書稱文王五臣有南宮括而論語註武王十亂括亦與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敬王居于狄泉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八月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震者何謂南宮氏之地震也且南宮極與召伯同爲大臣非寰內諸侯乎二十四年傳云召簡公南宮囂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則極已死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囂奔楚而南宮氏亡矣其地震之應與南宮父子黨惡不亡何待

密

國語曰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
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韋昭曰康公密公國見左傳國語今河南密縣之君姬姓也

括地志曰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路史曰盟會國云密周圻內國宣王滅之此河南密齊桓公有密
妃然密康公墓在靈臺故說者以爲涇近也

榮

國語曰文王謀於原蔡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論語集註武王亂臣十人畢公之後有榮公

史記周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以榮夷公爲卿士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榮公

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春秋文公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會且賵

范氏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

路史曰榮伯采於榮說爲榮錡今河南鞏西之榮錡澗然榮成伯
駕鸞魯出聲伯盼之后也

武春秋隱公三年秋武子來求賻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
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
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
杜氏曰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

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程氏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拱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之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家氏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其氏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武氏爲已卒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

臨川吳氏曰彌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汪氏曰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爲卿而尹武皆爲世卿可見矣春秋書武氏之子則嫌武氏之子自來求賻仍叔子不加之字又不見其父在

卮言曰周之世執政者皆姬姓也觀之周公召公祭公可見矣尹氏武氏非同姓乎唐武氏以女主篡唐自謂周後而改唐曰周亦足明武氏之出於周也路史紀國名有尹而無武豈以武非國邑號乎然亦安知非以謚爲氏即以氏爲邑如成康共戴之屬哉且周之卿士未有無采者今系之尹氏之後

仍

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孔氏曰仍氏叔字春秋桓公時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

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

春秋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程子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實公

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鄉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葦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頃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汪氏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爲大夫可知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渠伯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乃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名之賤者微之以深致其意

高氏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家

詩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詩末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誣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集註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

年有家父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七年正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來求車計家父聘時正距尹氏之卒于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為東遷後詩也

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瑕

路史曰周之支瑕公國酈氏云山桑縣有瑕城晉使詹瑕處瑕燭之武所言焦瑕即唐改蒙城今隸毫晉惠以賂秦者各一國
左言曰左傳襄公十年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

叔之宰曰萁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萁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萁門圭竇乎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亂攻瑕及杏皆潰則瑕固屬周也鄭燭之武對秦伯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則屬晉之瑕與周瑕異地豈亦瑕氏之派歟

鞏

左傳襄公三十年殽戍與尹劉單甘五大夫殺景王之弟佞夫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奔京單子伐之劉子入於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劉子單以王猛入于王城王猛卒敬王即

位館于子旅氏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晉師克鞏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

定公元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路史曰今河南鞏縣西周故君酈氏曰有鞏故城洛地圖曰在洛之間四面山鞏固也

卮言曰左傳云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則鞏之爲國舊矣鞏伯之封路史不詳其系簡公助子朝爲亂又棄子弟而用遠人宜其亡矣東周惠公封于鞏則其後封也

暴

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

是詩而絕之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毛詩鄭箋曰爲卿士者皆食圻內故有周召毛原莊祭尹樊鄆成單甘劉南宮而無暴

又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筮其說紕繆今按書傳有蘇念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

路史曰暴辛公采一曰隧世本云周圻內國文公八年會維戎盟于暴鄭詩謂周圻內無暴邑失之

方

詩小雅采芑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集註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

路史曰方說文云邠廣漢縣乃什邡非此也周書武王命伐方乃

商圻內

邠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之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邠盼伐
皇大敗獲邠盼焚諸王城之市十一月王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
旅氏二十三年春王師圍邠邠潰王如劉尹氏以王子朝入于
王城邠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邠

路史曰子朝之亂邠邠皆為之邑故有上邠下邠北邠南邠之名
今鞏西南有地名邠中有邠谷水故邠城即大夫邠盼采

卮言曰邠氏蓋輔子朝為逆者按志今河南偃師縣有邠溪

長弘

菑

邠

巷

右周族卿之采

卮言曰路史此紀又有康單詹三采按康見衛單見前詹見黃帝
後國重複故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卷一八

四



學海君道部卷之三十八

茅絢編

世系類

列國譜系十九

采邑篇二



冊府陪臣部封邑條敘曰周制卿大夫有祿秩之差諸侯亦自命其部臣卿佐故其家邑采地制祿受封亦惟其舊矣東遷之後庶邦力政雖大國之卿當命於天子者亦罕聞焉若夫霸者之士過於數圻強家之賦踰於百乘當其以能詔爵以功裂壤賞之以衍沃錫之以陪敦傳世延嗣保姓受氏自爾胃緒蕃衍宗屬熾大專制國命以弱公室者亦固有之傳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其是之謂也

列國譜系

卷之三十八



卮言曰周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立賢而命於天子無世卿也卿大夫各有采地不過食其租稅而已無地邑也春秋而來列國之卿大夫皆以其子弟爲之不復請命於是有世卿而又世祿况吞并既廣分封漸繁強家踰百乘之賦采地過百雉之城專命擅威不啻敵國陪臣稱之曰主公室待之如三晉田齊亦既移國矣而魯之三桓晉之欒卻智荀宋之向氏衛之孫甯皆世據大都以耦宗國故別系之此章以觀世變而列國之受采傳世者亦并紀焉

魯分采章一

展

春秋隱公二年

庚申

夏五月無駭帥師入極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於父勝之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

汪氏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

林氏曰此大夫專兵之始

七年^{乙丑}冬十二月無駭卒

左傳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氏曰天子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胙報也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有世功則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孔氏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其相連屬其旁枝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麋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則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

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况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

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旣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者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田此而言明有名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

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諸侯以字杜意謂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檢傳旣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

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屨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是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事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直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卽爲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杜註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卮言曰左氏以夷伯為展氏杜預謂是展氏祖父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

命于展禽

正義曰名氏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莊子云

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柳

路史曰柳展禽邑地理記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世謂

辟亭

費

卮言曰左傳隱公元年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二

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卒夫勝之是費本費伯之邑其後僖公以

賜季友蓋費屬魯而魯因以為季氏采耳

季氏之先出於桓公少子曰公子友是為成季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文遂以命之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甲寅秋公子友如陳葬元仲

公羊傳元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

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

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

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復請於陳而葬元仲也

劉氏曰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况去莊公沒尚數年而遂云避難出奔乎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未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

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遶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投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僖氏至乎主堤

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茅堂胡氏曰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爲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汪氏曰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苟謂經不寓

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殺兄無罪若疑叔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况春秋之亂賊如殺齊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其後有夏鬻夏區夫安得謂爲惡之臣而不以爲祖耶

陸氏曰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胥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爲義

廬陵李氏曰叔牙之事唯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

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曰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爲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爲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爲伯而已爲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左傳莊公薨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固人犇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旣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不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

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弑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魯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卒下季孫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

閔公元年

庚申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

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囂訟周厚本支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

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碯深謀秘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實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間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
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
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
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
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
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
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
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
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
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
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
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
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
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
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
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

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汪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實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

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犖上齷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極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眾無石磻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與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

廬陵李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

報乎張氏陳氏之說是矣

僖公元年壬戌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左傳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以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

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偏戰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隣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挈所以絕慶父之賂

四年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宋衛鄭許曹人侵陳茲叔牙子是為叔孫

戴伯

陳氏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弒子般公子慶父弒閔而茲與敖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

從始也

僖公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十五年春正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六年春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謚曰成季子行父嗣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衆遂是也生而賜氏

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撥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汪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異其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于止宮喜析朱鉏不待生而賜族矣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

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劉氏曰公穀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
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
乎

文公六年

庚子夏季孫行父如陳

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
之聘而圖昏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之娶于陳公
孫茲娶于牟嬰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
予行父茲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不求何害八月
晉襄公卒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十二月齊侯侵我西鄙謂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十二月齊侯侵我西鄙謂
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
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
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
在矣

真氏曰舉此一條以見其學之近正餘不悉紀

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皆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宄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言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卮言曰季文子之賢後世多稱之今觀其論莒僕可謂有學然以去凶之功而自附於舜以大夫而比天子不亦悖乎後世擅命僭竊未必非文子啓之也

宣公元年癸丑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歸姜至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胡傳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

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債必能以其君顯名矣

真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而不知東門遂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而已又再往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獸也如遂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弋鳥雀爲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不亦可哂哉世人誦其文而不旣其實愚不得不辨

成公元年

辛未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胡氏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

季孫當國懼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家氏曰中世已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踈於霸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

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

成公十六年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荅丘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鄆陵之北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揖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

倣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

月季孫及郤雠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僑如

懼罪出奔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

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

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

嫡立庶以失犬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

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真氏曰文子此舉蓋假公以復其私臧宣叔曰當其時而不能

治其責之也當矣然則文子當逐之弒立當如何耶曰上焉有

季友之法在苟不能然則歸政而去之猶可以全人臣之節事

宣幾二十年仲卒公薨乃始逐其後人毋乃太晚矣愚故以假

公復私斷之也

卮言曰季氏出於桓公仲遂出於僖公公族同也而遠近殊矣

季氏可以世卿仲氏安不可乎故當仲遂之弒立也 行父委

曲以黨其惡及仲遂之卒也其子歸父又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行父乃謀逐之以奪其權若行父者智則有之忠則未也

襄公五年癸巳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卒卒凡二十六年謚曰季文子子宿嗣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宅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

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正義曰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
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始得政至今爲相三君也

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
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
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杜氏曰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

許氏曰魯旣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七年夏四月城費

胡傳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
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

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
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
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
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
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卽其邑大夫也僖元
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旣城之後
費邑強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
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
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

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車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上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

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爲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

年十四生於帷幃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
二十三年秋九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憚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
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
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
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
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
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

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
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
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功於臧氏矣弗聽己卯孟孫卒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
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
也遂立羯秩奔邾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
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効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
氏之堅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
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廢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

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其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媾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

考也

昭公七年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凡三十三年
謚曰武子

季武子卒子紇嗣卒謚悼子子意如嗣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旣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項氏曰旣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

皆推實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

廬陵李氏曰鞍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矍之上而叔孫婁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此說得之

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慆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三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姊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姊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慆謀季氏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慆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慆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慆有奔焉耳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愁克而以費叛愁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如齊叔弓圍費弗克叛馬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秋公會諸侯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平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逞其討田晉之諸卿專權而芘強家故也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邾廬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歿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邾廬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支子致之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

公告樂和初曰與之如是曾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曾君喪
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分鳥於季公亥與公思
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嬀與饗人擅通而懼乃使
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訖
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
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
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難鬪季氏介其難郈氏爲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

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
者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
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
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
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
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
爲也舍民數世以來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
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

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人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子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

恐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於陽州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懋奔魯之羣臣亦無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恐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助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於季氏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噐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

丙

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凡二十八年謚曰平子子斯嗣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公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

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
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蓋侵陪臣執命
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爾

史記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舍之七年
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
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伐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詳而得脫三桓
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

八年秋九月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
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

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胡傳意如已卒陽武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
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
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
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
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
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

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馮及衢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間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讎陽關以叛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二子入于季氏之官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何氏曰郈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

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胡傳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因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

王氏曰墮邱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邱故也

張氏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邱皆墮獨公歛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歛處父比成旣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高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毀之

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唯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言之而遽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邱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耳

路史曰季氏邑于費今沂之費西北二十里有故城一作柴

厄言曰三家之僭季氏爲之也始季友以功賜費而又立孟叔
之後於是有成與郈季宿城費而成郈亦如之儼然三國與魯
並立故季氏亦有費侯之稱其後家臣叛者相繼三家亦惡之
孔子相魯而郈費皆墮亦叔季之意也獨公歛處父方強以敗
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其後亦叛乎齊夫然三家城邑
而陪臣得據以叛何也三家之長皆世爲卿執政於朝豈能治
其私邑祇令支庶子弟爲之宰彼既得之亦自以爲私家不復
可制其勢然耳後代魏晉而下挾君篡國雖受封爵而政令不
外本朝姦雄其有以窺此矣

哀公三年戊申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瀕
東國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胡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
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三人伐則曷
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
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
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益季氏以歸二家而
不取也

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爲惡擅兵權爲已之私有
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瀕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
知止也

汪氏曰內臣並使始於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
也內臣並將始於季孫行父臧孫許之戰鞏而未嘗並會也內

臣並會始於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於此時矣

三年已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凡十四年謚曰桓子子肥嗣是為康子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春四月巳亥季康子卒

凡二十四年子其嗣是為昭子公弔

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

君臣多間公游于陵改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史記哀公欲以越伐三桓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昇於三桓之家

論語子曰祿之去公室四世矣政逮於大夫三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孟子萬章問友篇曰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君於子思則師之矣

厄言曰三桓之強季氏爲最季友有社稷之功宜其傳世之昌也而受私邑立三家則亦未免作俑之咎焉若文子之殺嫡立庶武子之城費作軍平子之逐君擅國爲後世權臣厲階桓康之際幾無魯矣康子之後有昭子自是魯日弱而三桓亦微春秋時季氏已有費侯之稱至戰國時遂稱惠公孟子亦以爲小國之君蓋與魯分國而治矣不知爵命亦有所稟受乎或其所僭稱乎魯穆公與費惠公同時而師子思魯之削也費實爲之何取師夏哉穆公之後六世而亡惠公之後未詳滅於何世然與魯俱弊矣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

學海君道部卷之三十九

茅絢編

世系類

列國譜系 二十

采邑篇 三

魯分采章 二

成

卮言曰成本成叔武封國也春秋莊公八年成降于齊文公十二年成伯奔魯後遂為孟孫氏之邑

孟孫氏出於桓公庶長子曰公子慶父是為共仲

春秋莊公二年巳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牙皆莊公之毋弟也

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也

胡傳莊公幼年卽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

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僖元年自殺

謚曰共仲

僖公十五年丙子春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文公元年乙未春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國

文公七年辛丑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

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

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

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讐若之何

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冬十月乙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張氏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不至而復已爲不赦之罪况淫

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凡四十六年謚曰穆伯子仲孫茂嗣

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名穀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
適言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
請葬弗許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其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
其地于外也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
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
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親
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

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
妻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
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
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
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薶一人門于戾
丘皆死

胡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
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
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

高氏曰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爲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
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

以其喪歸可也

汪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但送於竟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與大夫之別也或謂敖廢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敖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

宣公九年辛酉夏仲孫蔑如京師

襄公元年巳丑春正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襄公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眾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郭蓋外城也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十九年秋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凡五十八年謚曰獻子子速嗣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高氏曰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汪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羯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二十三年秋九月己卯仲孫速卒凡四年謚曰莊子子羯嗣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三十一年秋九月仲孫羯卒凡八年謚曰孝伯子獲嗣

昭公九年戊辰秋仲孫獲如齊

左傳昭公七年昭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擊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倩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祚乃遷晉人為汜取成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後之

十一年夏五月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禋祥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禋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適反自禋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子敬叔

二十四年春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凡二十四年謚曰僖子子何忌嗣

左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禮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君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人敗歸

汪氏曰或謂昭公當討意如而不當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衆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而不能取也廬陵李氏曰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疆

也

三十二年秋七月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及諸侯城成周

冬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代小邑則爲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何氏曰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是不能以一國

爲家其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杜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胡傳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攝相事然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

廬陵李氏曰按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旣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三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荐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

可堂吳氏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

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為可惜耳

汪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之乎又云危邊乎齊也是時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辱於陪臣以得返為幸耳

厄言曰郈費皆為陪臣所據故叔季自帥師以墮之而陪臣不敢爭公歛處父為孟氏守成有功故孟氏之不欲墮也而叔季亦附會其間不然則兵權出於三家三子帥師可矣何必以親圍乎公親圍之固知三子之不欲也或者孔子用魯而公為此舉三子不得不從而實不用力不然則合大眾以墮一邑何難克乎三家之勢已成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經書公圍成公至

圍成若敵國然豈一公歛處父之力所能抗哉然郈費雖墮而叔季之強如故成雖未墮而卒亦叛于齊宜聖人之不以為汲汲也

哀公十四年庚申秋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凡三十八年謚曰懿子子異嗣是為孟武伯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正月成叛

左傳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厄言曰春秋之後成不復見矣孟武伯之後有孟敬子見於孟

子於是魯弱三桓微孟氏之見於經傳者凡九世而獻子為克
益前愆莊僖以後雖世襲僭妄而傳家濟美視季氏益不侔焉

郈

卮言曰郈卽厚也左傳襄公時有厚孫瘠是為厚成叔杜氏謂是
孝公子之後又有郈惠伯郈敬伯郈昭伯俱曰郈孫則是郈邑初
屬成叔後為叔孫氏之邑

叔孫氏出於桓公庶子曰公子牙是為僖叔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杞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謚曰僖叔事詳季氏條子公孫茲嗣

僖公四年丑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人齊宋衛鄭許曹人侵陳

十六年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凡十九年謚曰叔孫戴伯子叔孫得臣嗣

文公元年乙未夏四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公五年巳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凡二十二年謚曰莊叔弟僑如嗣

成公二年壬申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十六年丙戌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凡三十年謚曰宣伯子豹嗣

左傳叔孫僑如奔齊詳季氏條季孫及晉卻欒盟于扈召叔孫豹於

齊而立之

襄公二年庚寅秋七月叔孫豹如宋

左傳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請戮其使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

使請帶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

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

孟聞而賢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臯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孫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昭公四年

亥

冬十二月叔孫豹卒

凡三十六年謚曰穆子子婦鬪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自而戮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退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日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堅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且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箇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

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季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服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詳季氏條

七年春三月叔孫舍如齊蒞盟

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卮言曰叔孫昭子如闞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驂戾帥師徒以從陷西北隅以入執卮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則季氏所以逐公者叔孫氏之臣輔之也而卮亦自是屬于叔孫矣昭子能數季氏之罪又憤激以死而不能正驂戾之誅又受卮以爲邑豈季氏之惡方張陪臣之勢已成昭子固無如之何歟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凡二十一年謚曰昭子子不敢嗣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屢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乎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屢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爲公死也

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歿者二晉范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爲後世勸

廬陵李氏曰劉氏曰媾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媾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媾也媾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旣歸倘正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滿也然祈歿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祈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定公五年

丙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凡十二年謚曰成子子州仇嗣

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

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服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以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

郕民衆克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魯也猶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胡傳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一卿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

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爲詐護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談詭欺誑誣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冬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言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與

杜氏曰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十一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任氏公輔曰東平無塩縣東南有郈鄉

路史曰邠厚也鄆之須城東三十六里有邠城邠亭鄆氏云缺其南面叔孫所墮也

卮言曰叔孫州仇卒於春秋之後謚曰武叔子舒嗣卒謚文子文子之後不復見矣叔孫氏自僖叔至文子凡見八世而莊穆昭之勲賢又季孟之世所不逮也

臧防

孝公子彊字子臧因以字為氏

春秋隱公五年癸亥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彊卒謚曰僖是為臧僖伯子達嗣是為臧哀伯

左傳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不聽文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左傳桓公二年辛未四月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

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莊公二十八年乙卯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

文公十年甲辰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凡五十年謚文仲子許嗣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成公元年辛未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四年甲戌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凡二十年謚曰宣叔子紇嗣

左傳成公十八年戊子冬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公四年壬辰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于狐駘

十三年辛丑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廬陵至曰莊二十九年巳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于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文悼公既卒北鄙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爲疆事之備歟

十七年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棧挾其傷而死

二十三年辛亥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凡三十七年

左傳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臧孫入哭甚哭多涕出其御曰

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死苦亡無日矣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孫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夫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

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杜氏曰臧武仲阿附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論語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汪氏曰朱子曰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或者謂武仲請後未嘗以防爲言故要君之迹未彰夫旣曰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則不避矣非以防請後而何耶

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臧武仲子爲立是爲昭伯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公萬者二十其衆萬於季氏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與臧孫郈孫謀去季氏公伐季氏孟氏季氏共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孫于齊

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立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會卒謚日頃伯

卮言曰臧氏自僂伯哀伯父子以直諫顯而隱公待之加等內

史識其有後真魯之世臣也其後文仲武仲俱以智稱而直德寢衰矣春秋歷書臧孫之卒與三家同而左傳之紀臧孫依違季孟之間蓋其權力亦幾與三家埒者武仲之奔邾乃爲季氏所逐非有得罪於魯也夫子特以其自防請後有要君之心耳彼不請立其子而請立其弟庶幾不爲祖宗之罪人其罪固可原也今山東曲阜縣有防山

秦

左傳莊公九年八月師及秦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輅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路史曰經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是也乾時之戰有秦子卮言曰按志今山東范縣南有秦亭秦梁皆嬴姓疑秦梁之大夫奔魯遂仕于魯而受采者春秋傳如此類者甚多詳各章

郎

卮言曰路史曰郎魯邑不詳誰之采也左傳隱公元年費伯帥師城郎春秋隱公九年冬城郎廬陵李氏云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欠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他日莊公築臺于郎文公毀郎臺昭公築臺囿又皆在此始猶有警懼之心終遂爲遊觀之地矣然邑未有無所屬者其屬采蓋不可考魯之世卿又有東門仲氏叔氏皆無采邑故不系於此章

衛分采章

戚

厄言曰戚衛孫氏邑也傳註皆謂孫氏之先出於衛武公自晉師取戚獲孫昭子始見於傳又春秋後傳子貢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時衛成公三年己丑歲也莊子者昭子父也

春秋文公元年衛成公九年乙未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乙未春晉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戊戌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秋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八年壬寅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春秋宣公六年衛成公十二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宣公七年衛成公十三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氏始見于經是爲桓子

成公二年衛穆十年壬申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爲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書

成公六年衛定公四年丙子春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七年丁丑冬衛孫林父出奔晉是爲文子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得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仇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來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十四年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夫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十月衛定公卒

襄公十四年

衛獻十八壬寅

夏四月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蟜等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甲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謀定衛也丁未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癸丑衛獻公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

甲寅

春二月衛甯殖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書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以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侯入書曰復歸于衛納之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敗之圍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成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

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陳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故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春秋之季家有嚴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夏吳公子札來聘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天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女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路史曰戚戚也衛附庸春秋襄公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傳云以戚如晉也史世家以爲宿河流北過元城而戚在河外故陽虎從晉伐戚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預云戚在頓丘衛孫之西今戚城在古河之東春秋時河與晉異由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集韻並音鏃

卮言曰孫氏之封戚不詳其始自孫昭子始見於傳至良夫七世乃見於經傳林父以戚叛遂屬于晉今直隸開州有戚城

甯

路史曰武公生季釁采於甯

左傳衛惠公四年乙酉奔齊癸巳復入于衛放甯跪于秦懿公二年辛酉冬狄人入衛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公與狄戰于榮澤衛師敗績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于曹遂卒文十九年庚辰衛大旱卜甯

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衛成公元丁亥

春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經書

甯氏始此是為莊子

左傳衛成公三年己丑春晉侯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元

咺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元咺出奔晉冬衛諸侯會于温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甯武

子為輔鍼莊子為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

謂甯俞為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

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辛卯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

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王許之乃

釋衛侯

春秋文公四年

衛成公一戊戌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是為武子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

賦使行人私焉對曰天子所以享諸侯也陪臣敢于大禮以自

取戾己亥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

妻問之嬴曰以剛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左傳衛穆公十一年壬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帥師

及齊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定公十一年甲申十月衛定公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

立衎以為太子定公卒衎立是為獻公

春秋襄公元年

衛獻公五己丑

春正月仲孫蔑會衛甯殖

諸侯大夫

圍宋彭城

十四年辛丑春二月夏四月衛侯出奔齊

十六年癸卯夏五月叔老會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為惠子

左傳衛獻公二十四年戊申冬甯惠子有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癸丑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父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匱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武公及喜九世

襄公二十六年甲寅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是為悼子

左傳衛侯入于夷儀使子鮮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二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詳繼統類列國本章卮言曰甯殖與逐獻公而命其子納之以免惡名喜事剽數年而又弒之以從父命忠孝兩失而罪惡愈著矣

二十七年乙卯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枕其尸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

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
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路史曰陽處父聘衛過甯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信陵故魏安
僖封弟於信陵號甯陵君然甯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甯

卮言曰甯氏自莊子始見於傳武子始見於經傳惠子悼子凡
見四世而甯氏亡矣前二世以忠智稱故興後二世以背逆著
故亡嗚呼析薪弗克荷而尋鈎棘作室弗肯堂而構危墻可勝
歎哉

石

左傳隱公四年衛莊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之弗
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而
自立未能和其民厚間定君於石子石碏使厚從州吁如陳使請
于王石碏使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殺州吁于濮石碏使人
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
是之謂乎

禮記石駘仲

石碏之族

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

佩玉者則兆

言齊潔則得吉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

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也

左傳衛穆公十一年壬申夏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既遇賢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石成子曰師敗矣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北乃止次于鞠居桓子是以免

春秋襄公十七年衛獻公二十一年乙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王氏曰孫蒯犯上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

十八年丙午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賈

左傳丁未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泉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七年乙巳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衛石惡及諸侯于宋

二十八年丙辰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左傳哀公十七年衛莊公二十三年癸亥衛莊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石圃

因匠氏攻公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齊人伐衛衛人立公子起甲子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自齊復歸逐石圃而

復石魍

卮言曰石蜡之忠石祁子之孝石氏名德顯矣為卿者三世而買及惡乃以黨逆亡又不絕其祀而圃又躬為弑逆更復魍也世德之在人者深乎衛之世卿又有孔氏史氏太叔氏皆無采邑故不系於此章

文庫部

中華民國政府秘書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海君道部卷之四十

世系類

列國譜系 二十

采邑篇

晉分采章

卮言曰春秋之時惟晉國爲強而始亂者曲沃之伐晉也終亂者六卿之分晉也故系分采而詳於晉

曲沃

左傳晉穆侯之夫人姜氏生文侯及成師文侯卒昭侯立晉始亂故封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賁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

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之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其後六十年桓叔孫武公伐晉滅之周僖王命爲晉侯

史記晉世家曰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翼

鄂

絳

以上皆晉都邑詳大國篇

屈

左傳獻公九年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二十一年獻公旣以姬之譖殺申生又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二十三年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奔梁

史記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時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又譖二公子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獻公怒使兵伐蒲重耳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發兵伐屈屈潰夷吾奔梁

路史曰屈夷邑采今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翟章伐鄭取南屈者北屈見後

解○張

左傳晉景公六年壬戌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對曰寡君有信臣下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壬申冬晉師及齊師戰于安革解張御郤克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若之何以病敗君之大事掇甲執兵固即死也

卮言曰路史云唐叔後故解城今山西解州是又曰解張王苻論曰河東解邑有張城張又曰張侯必其爲解氏之系而後食張也

銅鞮

卮言曰銅鞮羊舌氏邑按左傳羊舌赤曰伯華又曰銅鞮伯華是伯華字而銅鞮采也叔向曰晉之公族惟羊舌氏在而傳未詳其系始羊舌職厲公時佐中軍至伯華叔向食我凡見三世而羊舌亡矣

左傳晉成公十四年戊辰晉士會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多逃奔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已丑厲公弒悼公即位羊舌職佐中軍三年壬辰羊舌職死子赤代之祁奚之舉也甲辰悼公卒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樂懷子嬖之平公六年己酉范宣子逐欒盈盈出奔楚囚羊舌虎
及伯華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雖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
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曰吾爲子請叔向
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
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
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爲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
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
色管蔡爲戮周公在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
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平公十九年壬戌
叔向謂晏嬰曰雖吾公室亦李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卒列無長欒郤胥原

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
若之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室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
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平公二十一年甲子楚遠啓疆對楚子曰晉箕襄邢帶叔禽叔椒
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君

喪韓起羊盼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矣必有甚惡女何以爲哉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甲子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及魏獻子爲政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朔爲平陽大夫僚安爲

楊氏大夫

卮言曰路史云銅鞮羊舌氏邑漢爲縣史又云楊一云楊氏漢楊縣晉之洪洞有古楊城地理記楊侯國按叔向子曰楊食我又曰伯石又曰楊石是楊爲叔向采而我其子之名石其字也其後分羊舌氏田而有楊氏大夫則楊氏爲邑名羊之爲揚也舌之爲爲氏也石之爲食也疑爲音之轉而字之訛也

祁

卮言曰路史云祁奚采于祁按左傳悼公時祁奚爲中軍尉而文公時城濮之戰祁曠奸命司馬殺之則祁氏舊矣

左傳晉悼公即位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四年癸巳夏祁奚

請老晉侯問嗣焉獮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悼公卒平
公即位祁奚爲公族大夫

平公二十二年丙辰六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
司馬叔游叔游曰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
臣曰鈞將皆死勸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六月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
羊舌氏七月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
舌氏之田以爲三縣賈辛爲祁大夫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司馬烏
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
大夫孟丙爲孟大夫

卮言曰路史云太原祁縣有祁奚墓按傳祁氏之田爲七縣則當
時諸侯之大夫世家之采邑地甚廣大侔於侯國矣韓氏分之多
以與知韓趙魏之餘子四卿之疆有由然哉祁氏與羊舌氏皆世
家也然未嘗爲卿故名不見於春秋以祁奚叔向之賢而傳不著
其謚蓋必卿而後賜謚也樂郤六卿雖誅戮叛亡亦必以美謚加
之矣

樂

左傳晉昭侯封文侯弟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賈傳之

杜氏曰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

正義曰樂賓之後遂為樂氏蓋其父字樂

路史曰樂賓邑漢為平棘隋為樂州宋為樂城屬真定

卮言曰文侯之時晉之公孫宜無采邑而樂則邑名也蓋亦以字為氏遂以為其所居之邑號耳

左傳隱公三年辛酉春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及

樂共叔杜註共叔樂賓之子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

國語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闔而死

卮言曰樂賓傳桓叔矣樂成又從哀侯死其難是樂氏非曲沃之私臣而晉國之忠臣也

左傳晉文三年戊子命趙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

先軫佐之魯文公五年晉襄公六年己亥冬樂貞子卒景公三年

癸亥夏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是為武子

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五年丙子冬樂書帥師救鄭經書樂氏始此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厲公之三年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

春秋成公十六年晉厲公六年丙戌夏六月晉侯使樂鱣來乞師是為桓子

卮言曰高氏云晉失霸王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

鄭之後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按是時樂書將中軍及與楚子鄭伯戰于鄢樂鍼為戎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

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乃掀公以出于
淖夫樂氏父子既同時為卿而又有鍼御戎權勢之重若此宜
厲之既殺三郤而欲去樂氏也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厲之八年戊子春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
弑厲公逆悼公于京師而立之悼公以樂廩為公族大夫

春秋襄公元年

晉悼公元戊子

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樂廩

及諸侯圍宋城

彭城

左傳晉悼十四年辛丑夏四月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樂廩先歸
軍從之樂魴耻與士魴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廩謂士句曰余弟
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
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孰先亡對曰其

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
而廩之怨實章將於是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
之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

晉平公六巳酉

秋晉樂盈出奔楚

是為懷子

左傳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
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
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
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
之吾父死而益當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明年欒盈自楚適齊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刀於王室王室惠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刀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允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轅轅明年欒盈自楚適齊

國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叛以煩司寇公說乃遣之

卮言曰國語載欒氏之臣以欒氏爲君而欲相從以死可見春秋之大夫食其采世其家者儼然自以爲國君矣此愚所以系分采於君道也

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爲范甸所逐旣取奔亡復有作難

之志故特奔於楚以楚強大今可恃以逃難後可挾以復歸也
汪氏曰樂廩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樂
氏之稔惡有自來矣

二十二年

庚冬

公會晉侯

諸侯

于沙隨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古者
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擊虜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
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昔不念樂氏世
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
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
晉將可乎

二十三年

辛亥

夏晉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土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與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亡死吾無
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
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

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憚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黑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固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膠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曰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胡傳欒氏晉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之地當是時權臣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家氏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

列國詩系 卷二十一
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
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

劉氏曰曲沃欒氏邑也然則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
君直亂而已矣

高氏曰曲沃卽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
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枋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
晉之帥觀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欺盈
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
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
不知有晉君也

王氏曰魚石未嘗入于宋也入于彭城而已欒盈則先入于晉
後入于曲沃故上言復入下言入也

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卮言曰始欒賓輔曲沃桓叔以傾晉室卒代晉爲諸侯而欒氏
遂爲世臣今有欒城縣屬真定爲春秋晉地則欒之封於晉最
久傳又云曲沃欒氏邑也疑桓叔滅晉卽以曲沃賜欒氏然考
史記左傳史記獻公聽驪姬之計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十六年
公將上軍及使申生將下軍滅霍耿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蒞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獻
公卒以驪姬之譖殺申生由此言之則晉之曲沃亦如周之豐
邑成周非欒氏邑也而傳云然者豈申生旣死曲沃遂爲欒氏

邑乎然欒氏世為晉卿亦未嘗居曲沃欒盈之入也曲沃之人皆願為之死此其累世之私恩足以固結人心有如齊田氏晉三家之為者向非天棄欒氏則亦田氏三晉之儔已夫桓莊之亂曲沃知有桓莊而不知有晉欒盈之亂曲沃又知有欒氏而不知有晉非曲沃之人好逆而惡順抑當時之民近親而遠尊也傳云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春秋譏世卿殆為是歟

卻絺 冀駒 渾犇 苦

國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出遇士蒚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專利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君若伐之必可克也士蒚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將乘城卻叔虎被羽先升遂克之

路史曰卻叔虎邑俗作郟

左傳僖公六年晉獻之二十二年丁卯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乃之梁庚午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從之秦師納惠公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穉冀納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晉納重耳蔑不濟美乙酉惠公卒懷公立秦納公子重耳于晉使人殺懷公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弒晉侯不獲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后言曰左傳先云卻芮後云冀芮是芮之采冀自惠公時始也冀平古國晉滅之以賜卻氏

左傳晉襄公年甲午秋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死焉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者請用之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興也舉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
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必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軫之子也將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即曰曰舉冀缺子之功也以一
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春秋文公十一年晉靈公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經書卻氏始此

是為成子

左傳丙午冬晉師禦秦卻缺將上軍戰于河曲秦師夜遁成公
六年庚申晉胥克有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將下軍

宣公九年晉成公冬十月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卮言曰卻缺自襄公初命為卿至成公時已三十餘年矣帥師
會盟見于經蓋亦晉之良也不知趙盾當國之際何以自立

左傳晉文三年戊子冬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毅可君其試
之乃使卻毅將中軍卻溱佐之己丑二月卻毅卒

卮言曰卻氏有毅始將中軍亦晉之良也而與缺同時不詳其
系附見焉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景之三年癸亥六月晉師救鄭士會將上軍
卻克佐之楚子使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李曰
楚師方壯不如去之及戰于郟晉師敗績己巳晉范武子請老卻
獻子為政

羅氏曰郤克采於駒與子錡皆謂駒伯

春秋成公二年晉景公十壬申夏六月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等及齊侯

戰于鞏齊師敗績是為獻子

三年癸酉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明年甲戌傳云樂書將中軍郤獻子卒矣

十一年晉厲公元辛巳春三月晉侯使郤犇來聘

左傳晉厲元年辛巳晉郤至與周爭郟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单子曰昔襄王勞文

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卮言曰温故蘇子國也為狄所滅襄王以賜晉文公文公使

狐溱為温大夫襄公時陽處父采温景公時郤至又采焉

十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

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

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待

左傳晉厲四年乙酉春晉侯使郤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享

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

國語子叔聲伯如晉郤犇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

何辭苦成叔之邑對曰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

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

不能定焉能予入邑

卮言曰郤犇郤克從父兄弟也采於犇路史云臨汾有犇氏

亭樂史云郤犇采也非魯山之犇路史又云郤犇采于苦曰苦成故城在塩池東北後或爲枯

春秋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
七丁亥

冬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殺三卿余不忍益也使辭於二子者歸胥童爲卿公欒書中行偃使人弑公

步

路史曰郤步揚邑于步玉篇作郤

卮言曰左傳晉惠公六年丙子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步揚御戎路史以爲郤步揚其後晉襄公卒晉人立靈公以禦秦師令狐之戰步招御戎厲公三年癸未晉侯伐秦麻隧之戰郤毅御戎六年丙戌夏晉侯及楚子鄢陵之戰步毅御戎是郤采步也自揚至毅三世御戎七十餘年矣郤氏之先獻惠之世有郤稱郤芮又有郤乞揚之系俱未詳而傳註謂郤毅郤至之弟亦臆說耳

狐賈續

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杜氏曰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晉語曰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

卮言曰狐國也然左傳晉獻二十二年丙寅秋狄侵晉取狐厨

受鐸沙汾及昆都因晉敗也則是狐地已屬晉矣

左傳僖公甲申五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乙酉秦伯納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子乎請內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是爲文公戊子晉作三軍使狐偃將上軍馮於狐毛而佐之

春秋文公六年

晉襄公七年庚子

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

左傳晉襄七年庚子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趙宣子始爲國政改制秩禮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八月晉襄公卒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叟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叟駢叟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叟駢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卮言曰賈本姬姓小國也左傳桓公九年戊寅賈伯伐曲沃
晉獻公初娶于賈無子十八年丁卯春使賈華伐屈傳註獻
公滅賈以賜大夫豈狐氏之先受采於賈乎狐射姑曰賈季
則賈佗固射姑之兄也

左傳晉襄公二年丙申二月左傳秦師伐晉晉侯禦之王官無
地御戎狐鞠居爲右初狼曠爲右也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卮言曰路史云狐鞠居采於續謚曰簡伯鞠傳不著其系當
是狐毛之子鞠居殺射姑奔而狐氏亡

先原○彘
霍

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之十七年辛酉晉侯使太子申生帥師伐

東山臯落氏狐突御戎先反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卮言曰先氏晉之世族也據傳獻公時有二先不詳於先軫何
系

左傳晉文三年戊子冬作三軍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己丑二月
邠穀卒原軫將中軍文公卒秦人入滑原軫曰必伐秦師遂與姜
戎敗秦師于殺獲三帥焉文嬴請而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秋狄
伐晉晉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
冑入狄師死焉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
之縣賞晉臣

卮言曰左傳旣以晉文公命趙衰爲原大夫傳曰原季其後趙
氏曰原叔或曰原同而先軫又曰原軫軫與衰同時豈有二原

乎或其後追稱乎其云命以先茅之縣則先亦采地也而且居
傳又曰霍伯霍本小國獻公滅之以賜先氏路史云漢霍陽縣
有霍故城又國語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乃使趙衰佐上軍蒲
城伯即且居也則蒲城霍兩稱也先穀亦曰原穀又曰彘子士
魴亦曰彘子蓋晉世之初其受采者固亦有易置不盡世及爾
左傳晉文五年庚寅冬晉侯作三行先蔑將左行
又晉襄六年己亥冬霍伯卒

又晉襄七年庚子春晉侯蒐于夷舍二軍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
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乃使狐射
始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潞以蒐于董易中軍趙宣子爲
政襄公卒狐射姑殺陽處父出奔狄趙孟逆公子雍於秦又畏偃

之
立靈公以禦秦師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蔑將下軍先都佐

春秋文公七年晉靈公元辛丑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
蔑奔秦

左傳晉襄公卒趙宣子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
于晉趙孟患穆嬴且畏偃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
將下軍先都佐之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士伯

春秋文公九年癸卯春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壬寅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因以作亂癸
卯春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等

卮言曰先都先克於且居之系傳無明文疑都爲且居之子故晉侯欲登之克之言未知其公私然襄公卒狐射姑奔而克遂佐趙盾中軍都佐下軍則克之黨趙氏而傾先都可知矣先氏自相殘滅亦可慨也

左傳晉景三年甲子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吾彘子曰不可以中軍佐濟及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冬晉原穀宋華淑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路史曰先穀封彘傳曰晉師救鄭彘子尸之者河東永安東北故漢彘縣也今晉之霍邑有彘水與周彘異

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景公四乙丑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曰

卮言曰左傳胥臣曰曰季又曰司空季蓋胥氏名臣字季而官爲司空也又傳云文公入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則曰亦地也豈其以賜胥臣爲采邑故曰曰季乎

左傳晉文公之奔狄也司空季子從之反國之二年戊子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潰又云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甲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賞胥

臣舉冀缺子之功也文六十月白季卒十二月胥甲佐下軍與秦戰于河曲秦師遁

春秋宣公元年晉靈十三年癸丑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汪氏曰放胥甲者弑夷臯之兆也殺胥童者殺州蒲之兆也

左傳晉成公六年庚申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春秋成公十八年晉厲公八年戊子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厲公欲盡去群

大夫而立其左右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太多怨去大族不偏敢多怨有庸公曰然胥童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卻錡卻犇卻王皆殺之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余不忍益也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而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家氏曰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為其有當誅之罪也

卮言曰春秋之書殺大夫者皆其人有關係者也豈論有罪無罪如必以為有罪則陳殺其大夫洩治果何罪乎如以為無罪則晉殺其大夫里克豈無罪乎蓋凡事係國之安危君之存亡

軍之勝敗者則書之若胥童殺而晉厲弒安得不書哉

士堯○隨
范○郇

左傳晉獻公八年壬子桓莊之族悞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
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
之九年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甲寅春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
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乙卯春士蔿為大司空
庚申晉侯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為吳
太伯不亦可乎丙寅晉侯殺太子申生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

左傳晉文五年己丑晉及楚戰于城濮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是為

春秋文公二年晉襄公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晉士穀盟于

垂隴

左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
穀堪其事也襄公鬼于夷舍二軍將使士穀將中軍以先克之
言乃使狐射姑將中軍

文公九年晉靈公春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晉襄公卒趙孟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立靈公
士會奔秦壬寅冬士穀與箕鄭父作亂癸卯春殺先克晉人殺
士穀等

厄言曰路史云晉士蔿為李故氏為士氏蔿生穀穀生會襄

公之世穀爲司空會奔秦按爲司空非李也而春秋之稱士氏者不一族先蔑與士會同奔秦先蔑曰士伯士會亦曰士伯又曰士季鞏朔曰士莊伯士弱亦曰士莊伯而韓起亦曰士起或云大夫入天子之國則稱士

左傳晉靈八年戊申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渚浮趙宣子曰隋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植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又晉悼公即位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

春秋成公十八年

晉厲公八年戊子

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父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左傳晉景三年甲子夏晉師救鄭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

荀林父

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云云彘子不從遂及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戊辰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侯請于王以黼一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己巳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先歸請伐齊晉侯弗許夏會于斷道秋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爲政十一年壬申六月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帥諸侯之師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伐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卮言曰士會采於隨路史云晉地也春秋晉人逆晉侯于隨者非隋州之隨采隨故曰隨武子字季故曰隨季亦曰士季又曰季氏亦曰士伯其後士會子士燮受封於范故又曰范文子蓋追稱之詞如殷商代魏之類或曰會初封隨後改封范俱不可考會之奔秦而復也距其請老之歲已二十餘年矣中間盟會征伐之事春秋皆畧而不書豈無謂哉

左傳晉景十二年壬申冬晉士燮佐上君以救許伐鄭取汜

春秋成公八年晉景十七戊寅冬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是爲范文子

左傳晉厲八年丙戌夏晉師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及楚遇鄆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卻至曰不可失也遂戰楚師敗績范文子立於戎焉之前曰君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丁亥六月戊辰士燮卒十二月晉殺三郤明年戊子正月樂書
中行偃弒厲公立悼公使士魴等爲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

路史曰士匄受封于范今濮之范漢故范縣有范故城唐武德
二年爲范州領范一縣與燕之范陽壽張之范城異

卮言曰路史云士燮受封于郇欒士匄受封于范按左傳稱范
文子載文子之言云范氏之福也則文子已采范矣

春秋成公十八年

晉悼公位戊子

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是爲范宣子

左傳晉悼九年丁酉夏楚子囊將伐晉子囊曰不可其卿讓於
善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十三年辛丑夏荀偃卒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

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癸
卯悼公卒平公卽位以士鞅爲公族大夫平公四年丁未春季
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

春秋襄公十九年

晉平公四丁未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晉平九年壬子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
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
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
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
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又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云
 云宣子說乃輕幣癸丑范宣子卒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

又傳晉平十四年丁巳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
 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十四年夏五月晉侯使士鞅來聘是為范

史記晉頃十二年晉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
 十縣六卿各令其屬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左傳晉定三年壬辰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于狄泉還卒於甯范

獻子去其相櫛以其未復命而由也

春秋定公八年晉定公十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十三年晉定十年冬晉荀寅范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為范

左傳晉趙鞅殺邾鄆午趙稷涉賔以邾鄆叛藉秦圍之邾鄆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邾鄆將

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鳴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

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

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

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而以范吉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

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已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歸于晉家成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左傳乙巳二月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

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丁未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齊師衛師伐晉取棘蒲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戊申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過於戚衛太子蒯聩爲右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己酉六月周人殺襄弘十月趙鞅圍邯鄲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庚戌七月齊衛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十二月齊師墮臨國夏伐晉取邢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辛亥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

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史記出公十七年甲申知伯與韓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卮言曰范氏自士蒍至吉射凡七世而亡始蒍爲獻公謀傾桓莊之族而穀以作亂誅會以奔亡復雖其識畧才猷有足觀者君子所不道也惟爨始退讓以自存終憂患而祈死庶幾明哲之士老成之人而其言行不失爲君子誠范氏之良焉句之論世祿識趣可知而重幣刑書識者固已譏之至吉射而竟以叛亡卒不得與趙魏韓氏並傳後代侯王累世則其世澤微耳

路史曰士臯夷采於函與

卮言曰士民有士渥濁悼公時爲太傅卒謚貞伯子弱平公時爲卿佐卒謚莊伯亦曰莊子子伯瑕平公時佐趙武卒謚文伯子彌牟頃公時爲司馬卒謚景伯凡四世而傳不詳其系與其采邑蓋悼公以後大夫之賜采者鮮矣而兩氏之世並著故附見焉

荀

竹書桓王元年曲沃莊伯以曲沃叛伐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五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十三年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黷是爲荀叔

卮言曰荀本文昭國也曲沃滅之以賜原叔黷是爲荀叔然前

此已有荀叔軫又是一人豈追稱乎

左傳僖公二年晉獻之十九年癸亥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從之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夏陽

春秋僖公十年

晉惠公元辛未

春晉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之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

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左傳晉文三年戊子冬蒐于被廬作三軍荀林父御戎己丑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秋荀林父將中行己亥晉襄公卒趙宣子立靈公以禦秦師荀林父佐上軍

冬秦伐晉趙盾將中軍

荀林父佐之與秦戰于河曲秦師夜遁

春秋宣公十二年

晉景公三甲子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楚師敗績

經書荀氏之始是為中行桓子

左傳楚子圍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堯子不可遂戰于邲晉師敗績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丙寅夏晉侯伐鄭告于諸侯蒐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戊辰六月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羊舌職曰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卮言曰荀林父將中行自此以為族世稱中行氏

春秋成公三年

晉景十
二癸酉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是為中
行獻子

左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左傳晉厲六年丙戌六月晉侯伐鄭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及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晉侯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丁亥冬胥童攻郤氏殺之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公使胥童為卿戊子春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逆悼公而立之公逐不臣者七人使魏相等為卿荀家荀會為公族大夫悼公元年己丑五月晉韓厥荀偃師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辛丑夏荀瑩卒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

春秋襄公十四年

晉悼十
四壬寅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

及諸侯
之大夫

伐秦

是為中
行穆子

左傳晉悼十九年丁未春諸侯盟于祝柯晉侯先歸荀偃瘳疽

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
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

晉平公十甲寅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是為中行文子

左傳晉平十四年丁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
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
其度矣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先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
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春秋昭公十七年

晉頃公元丙子

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晉頃十八年辛巳六月荀吳襲鼓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
守之

春秋定公十三年

晉定王五甲辰

冬晉荀寅范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己酉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庚戌趙鞅圍邯鄲荀寅
奔鮮虞齊人納荀寅于柏人辛亥晉圍柏人荀寅奔齊

左傳晉出公六年癸酉四月知伯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
于齊齊師將與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中行文
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
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
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
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之不亦難乎

知

左傳宣公十三年晉景公之三年甲子六月楚子圍鄭晉師救鄭

以荀首為下軍大夫及河閭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曰不可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及楚師戰于邲晉師
大敗楚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壬申冬晉人歸楚
公子穀臣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
秋楚莊王問於屈巫對曰智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
尸乃使巫臣聘諸鄭巫臣竊夏姬以奔齊癸酉夏晉人歸楚公子
穀臣與襄老之尸于楚以求智罃楚人許之甲戌冬晉樂書將中

軍荀首佐之

卮言曰知氏與中行同祖荀首林父弟也采於知自此分稱知氏

春秋成公五年

晉景十三年乙亥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是為知莊子

左傳臧武仲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春秋成公七年

晉厲公七年丁亥

秋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是為智武子

左傳晉悼九年丁酉楚子將伐晉子囊曰不可其卿讓於善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辛丑夏荀罃卒

又十四年壬寅晉侯舍新軍禮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左傳晉平十一年乙卯晉荀盈如楚泣盟是為知悼子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十三年丁巳夏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杞

左傳晉平二十四年戊辰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云云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公六年辛巳冬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晉定公元年庚寅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是為宣子

左傳晉定十四年癸卯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而敗奔朝歌

綱目前編周元王元年晉定公二年十七丙寅冬十一月晉荀瑶伐鄭取九邑通鑑初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左傳晉出公六年癸酉六月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木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其能久乎出公十年丁丑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將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其心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史記出公十七年甲申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迺立昭公之魯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禮哀公四年丙戌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

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

史記年表秦厲共公十二年知伯滅之明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入來奔

十七年知伯滅之六年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

金氏曰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卮言曰晉六卿皆擅國也而范仲行先反四卿又疆臣也而知伯爲驕宜其亡矣然范荀其先皆有功於晉均之世襲爲卿則移國之禍不宜獨列於三家此范中行之容於齊而二知之卒以入秦歟

州

左傳昭公三年晉平十九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

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

田以胙乃舊勳伯石段之再拜稽首受策以出詳臣初州縣樂豹

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

也州本屬温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始受州自是州

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文子病之乃舍之

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

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徼禍也有言州必死傳序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晉

昭公七年晉平二鄭公孫段卒子產為豐施段之歸州曰于韓宣

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

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

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

初言初與趙文子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原本晉邑以賜

厄言曰此條見趙武之徙義子產之明哲韓起之貪狡

鄗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平十二楚聲子曰雍子楚大之父兄譖雍子雍

子奔晉晉人與之鄗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失東夷則雍子之也

邢

左傳成公二年

晉景十

楚共王使屈巫

申公

聘于齊巫臣盡室以

行及鄭而以夏姬行

巫臣與子反爭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

晉人使為邢大夫七年

丁丑

楚令尹子重司馬子反滅巫臣之族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

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聲子曰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楚疲於奔命則子靈之為也

又襄公十八年

晉悼三

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

師畏其眾也乃脫歸邢伯

杜註邢侯也

告中行伯曰齊師其遁

又昭公十四年

晉昭四

晉邢侯與雍子爭郟田

杜註邢侯巫臣之子邢郟爭界

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

子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

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

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

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邢言病

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桓

路史曰桓叔封韓其初封桓竹書紀年有桓侯非謚也漢亦有桓

邑侯

孟

路史曰孟丙孟大夫祁氏漢縣隸太原唐邢今陽曲東北故孟城

春秋劉子伐孟非衛東孟若宋孟也

今山西太原府孟縣

平

路史曰代之鴈門故平縣東漢之平城

箕

介

張

端氏

韓西

楊干

趙蘭

戎氏

左傳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祈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榭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知徐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

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史記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鄭分采章

京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
 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噉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
 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
 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
 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
 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鄭分采章

京共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
 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號叔東號君也特制巖險而佗邑不修德鄭滅之制今熒陽縣
 唯命請京熒陽京縣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
 度非制也京城太廣不合法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
 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鄙邊邑貳兩屬也今鄭邊邑屬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
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前兩屬者收為已邑以廩延為界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詩序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悅而歸之

又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詩鄭風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此首

又曰叔于田乘乘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袒裼

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此詩首章言叔之勇國人愛之恐其傷也

春秋隱公元年鄭莊二十二月己未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鄆謂之鄂侯書曰鄭伯克

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

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

奔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

子申生宋公殺世子座天王殺其弟佖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

若今段亦兇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

趙氏曰公穀以克為殺春秋義例未有以克為殺者莊公入許

自謂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

左傳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之子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左傳莊公十六年鄭厲三秋鄭伯厲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

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共叔之孫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

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服虔曰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

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

欲令其後不絕所以惡厲公也

卮言曰作逆者叔段也縱惡者武姜也始祭仲公子呂欲除段

而莊公待其自及蓋亦無如之何不得已而後應之莊公之不

幸也段非可教者也公不伐段段且為曲沃矣經於段去弟以

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為櫟人也鄭眾云子元即檀

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眾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封

五年傳云子元請為左拒即云曼伯為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

為一以規杜氏今知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賔

傳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為佐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而

以奮楊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別

有檀伯居櫟何為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棄

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櫟人辭

有彼此不可為憚劉以子元為曼伯案隱五年傳云曼伯與子

元潛軍軍其後又下文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宗祏

左傳厲公二十一年辛丑夏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不若與之盟而赦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異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王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內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其畿內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為君即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非有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子產辭邑附

左傳鄭簡公十八年魯襄二十五年癸丑子展子產帥師伐陳遂入陳明年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吳分采章

延陵

史記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索隱曰地理志云會稽延陵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
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
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云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
蓋國而屬之以采邑

路史曰州來古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以封季子

朱方

郟

郁閭

鳩茲

學海君道部卷四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海君道部卷之四十一

世系類

列國譜系二十

采邑篇

五

齊分采章

夷

卮言曰經云夫人姜氏薨於夷是夷為齊地也夷本小國齊取為邑傳云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是生公孫無知其後弒襄公者是夷為年之采也而諸傳無考桓公時亦有崇弟蔣弟故并系於此

章

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懿仲

左傳齊桓公三十八年癸酉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杜氏曰國子高子夫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

國莊子名歸父懿仲之子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九丁亥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齊昭公元年己丑夏齊國歸父崔天從晉侯及楚戰于城濮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齊昭公六甲午

春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効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卮言曰臨川吳氏云魯有伐齊取穀之怨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遂之聘蓋穀為國氏采也其封之先後則不可考

國武子名佐

左傳宣公十年齊惠之十一年壬戌六月季武子初聘于齊冬國武子來報聘

春秋成公二年

齊公十壬申

夏六月季孫行父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

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左傳齊靈公八年丁亥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十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
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春秋成公十八年齊靈公九戊子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

于內官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
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張氏曰高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則齊靈可以省母之言
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
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下矣國佐不能見幾而去
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國景子名弱

左傳齊景公元年甲寅七月齊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
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
蕭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以爲盟